

朴素的团年饭

□朱晓梅

以往,团拜会之后都会聚餐,觥筹交错间互相祝福,新年的喜悦气息随着鸡鸭鱼肉的香气在空气中升腾而浓郁。年的脚步,也在一日更甚一日的寒冷中愈来愈近。

这两年,风声鹤唳的疫情让我谨小慎微。朋友说,去吃团年饭吧。踌躇之时,朋友又加了一句:“你从没吃过的团年饭。”有什么样的团年饭是我没有见识过的呢?朋友卖关子不肯说,为了满足心底那一点点好奇心,便答应前往。

乘车至山脚,徒步上山。冬日的山依然清幽,马桑树、柏树、松树,风姿绰约,绿得苍翠。放眼望去,高高低低的绿树布满山体,层层叠叠的绿氤氲一片。半山腰白雾茫茫,云烟袅袅,有如梦幻之感,脑海里涌现的是李白“青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的诗句。远远的有歌声传来,经了树木的过滤,添了三分妩媚,更显婉转悠扬,真是“白云生处有人家”呢。

听见人语,转身,并不见人。转个弯,高谈阔论的两人越我们而去。他们脚步快,不一会儿就只能听见爽朗的笑声。

上山的人渐渐多了,有的还催我们快些,说团年饭要开始了,问他们家住何方,答曰大山四周。每年的今日,他们都要到这山上的寺里团年。山里车少,他们走来要三四个小时。

什么样的团年饭,会吸引众人前往?目的地就是眼前,朋友道出始末。团年饭是凤凰寺腊月二十的斋饭。凤凰寺始建于唐代,马祖于此得道,修建“大觉堂”,明代法门宗师破山禅师曾在此弘法,见寺所处山势形如苍龙,遂改“大觉堂”为“龙圣堂”,清代康熙年间,上兴下提大和尚俗称雷老和尚云游至此,见此山形如凤凰,又闻建文帝曾留诗:“高瞻蒲包雨云端,遥望云雾四方山。大肚罗汉芭蕉扇,游览宝珠凤凰庵”,遂将“龙圣堂”更名为“凤凰庵”。此后,凤凰庵所处山名为凤凰山。每年腊月二十,远近的信众,无论刮风下雨,都要赶来一聚。

凤凰寺掩映于绿山中,恢宏大气,不由得让人屏气凝神。十一时半,斋钟敲响,众人次第走进五观堂落座,逾百人皆静默无语。我与朋友坐下,效仿他人隔开一定距离,有居士为我们摆好碗筷。住持释法演开念“二时临斋仪”,有僧人虔诚供佛。堂里的人双手合十,闭眼默念。我眼观鼻,鼻观心,如初进荣国府的林黛玉一般依样画葫芦。其实我对佛教的了解连皮毛都谈不上,但在这静谧的氛围里,内心突然很澄净。

有人为我们盛好饭,又有人陆续走过来给我们添菜,豆芽、香菇、胡豆、豆干、藕片、青椒,皆素炒,一样一样渐次装满菜碗。有人不要此菜时,摆手拒绝,并不言语。连小孩子吃饭也安安静静,不吵不闹。我慢慢品尝着,菜是普通菜,却咀嚼出不一样的味道来。突然就想起“五观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难消”,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学他们那样将饭菜吃得一干二净。想起平日里吃不完的饭菜随意倒掉,心中很是羞愧。

吃饭有仪式,对粮食才有敬畏之心。出五观堂,回望还在忙碌的居士,感到他们很充实。斋堂前悬挂的木鱼,张嘴睁目,鱼身直挺,很是醒目。原来我们听到的斋钟声,是敲鱼梆的声音。团年饭并不需要我们出钱。因为眼大肚皮小,吃得有些撑,与朋友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渐渐行至山间小路。洁白的茶花开得烂漫,三三两两绽放于绿叶间。一树野樱花含蓄单纯地在枝间摇曳,流淌着温暖的气息,装饰出一派光华。鸟声啾啾,在林间跳跃;流水琮琤,如歌崎岖而行;梵音低响,愈显山林寂静。我整个人整颗心,都沉醉在山里。回想一年的奔波劳累,只为口腹之欲,或许肠胃的要求并不高,一餐素食既可,可人的得陇望蜀之心总让我们汲汲营营。

其实,心灵不仅需要书籍慰藉,也需要山水滋润。古人窥谷忘返、望峰息心,何尝不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朋友随口念出一首应景的禅诗:云雾缭绕山重重,碧树含烟色性空。大道无为花烂漫,禅音袅袅漫苍穹。

大道无为——想起没有推杯换盏的团年饭,觉得用“朴素”来形容最好。

征稿启事

华西社区报家园版长期面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四川省内读者征集原创副刊作品,欢迎大家投稿。

一、征稿要求

稿件体裁为散文、随笔、诗歌,题材不限,主要以城乡工作与生活为素材,力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文字流畅。散文、随笔字数控制在1000字至1600字,诗歌在20行以内。

稿件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开户行名称及银行卡号(最好是建设银行)、身份证号(申报个人所得税时用)。

二、征稿邮箱

来稿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550942923@qq.com。

年味儿,是一起泡热水脚

□杨靖

近年心更切,年味儿也更浓。记忆里,年味儿是土墙两侧贴的大红春联,每一个字都写满了爷爷最炽热的祝福;年味儿是集市上的人声鼎沸,每一张淳朴的脸上都洋溢着最灿烂的喜悦;年味儿是大锅里咕嘟咕嘟唱着小曲儿的坨坨肉,是装下鱼头又露出鱼尾的红烧鲤鱼,是冒着油汁儿的川味香肠,是用松枝熏过的喷香腊肉,是吃不完的瓜子儿糖果,是小妹头顶的朝天辫儿,是男人们猜拳喝酒的兴奋,是女人们比拼厨艺的较真儿,是一声声的“新年好”和一个又一个胀鼓鼓的大红包……

光影流转,一年又一年,年味儿有很多,但唯独一次又一次的泡热水脚记忆最是深切。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月,每一次如约而至的大年三十,全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以一次泡热水脚仪式来迎接新年。按照奶奶的话来说,大年三十泡热水脚,来年,走哪里都有肉吃。

随着夜幕降临,年夜饭一过,全家人就各自端来小板凳聚拢在堂屋,围成一个圆圈,一边守着电视看春晚,一边等着父亲端来一张铝皮大盆,泡热水脚。烧开的水,冒着白色的热气儿,一低头,镜片就容易起雾,遮挡住全家人的笑脸和正热闹的春晚节目。爷爷说,他脚底的皮厚实,不怕开水烫,可是一伸脚,赶紧又收回脚来。奶奶说,大冬天的冷得打颤,丢几片生姜下去,保准泡得发汗。父亲很淘气,又往里面扔进几粒花椒,惹得母亲不禁说了两句,你干脆再撒点儿盐巴味精,淋点儿酱油豆瓣儿,全家人一起泡“猪蹄”得了……你一句,我一句,比春晚节目里的小品还有趣。

若是水快凉了,父亲就往厨房跑,端

着锅,往铝皮盆里掺热水,看一场春晚,父亲要堂屋厨房来回跑好几趟,直到泡得额头冒出汗珠,舒舒服服了,才能结束。有一年,实在是太冷了,我竟然生起了冻疮,每次睡到半夜,就痒得用牙咬。奶奶知道后,就叫我将手伸进热水里,不停地揉搓,直到冻疮变得紫红才肯罢休。奶奶说,生姜热水泡过后,越是发痒,就越见效。我也不知道真假,反正当天晚上,我就没有再被冻疮痒醒了。

泡完热水脚后,大家就找来干净的袜子套上,围着炭火儿烤手烤脚,反正不能受了凉,进了寒。父亲将泡脚水,端出堂屋,一股脑全都倒进了院坝角落,顺着排水沟流到田沟里去。爷爷会从粮仓里抓来一大把花生,丢进炭火儿里烤,不一会儿全家人都能吃到香气扑鼻的烤花生了。我嘴馋,一把是不够吃的。我就跑到粮仓,用簸箕撮来一大盆,学着爷爷烤花生。我老是掌握不了火候,不是时间不够,烤成夹生的,就是烤得太过,整个堂屋飘出一股焦糊味儿。爷爷说,烤花生就跟做人一个样儿,分寸很重要,不能太着急,也不能置之不理。奶奶在一旁笑话我,烤那么多,吃得完吗?我说我肚子大,吃得完。全家顿时爆发出此起彼伏的笑声,惊扰了同笼酣睡的鸡鸭,和在墙角时刻警惕的黄毛土狗儿,只有家养的黑猫不睡,喜欢凑热闹,将身子贴在热热的炭火儿盆边上,和全家人一起看春晚。

记忆里的年味儿,早已斑驳了些许,但是每一个点点滴滴的幸福片段,都流淌在我的生命里,每当新年临近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勾起我对年味儿的无限怀念。已经快两年没回老家了,今年要不回老家一趟,全家人再热热闹闹地泡一个热水脚?

话说夫妻陪伴

□蒋元顺

最近,和我有50多年交往的张姓老朋友向我抱怨诉苦:他的老伴不重视他,最近一段时间对他有点冷漠。我详细问了原因,原来事由很简单:爱好书法的张老师,一幅书法作品不久前在省上书法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为此,张老师十分激动,买回了红葡萄酒和老伴最爱吃的卤鸡菌干、卤肥肠,还浪漫地关了灯,点燃了十几支小蜡烛。可惜老伴情绪并不高,还说黑灯瞎火的怕摔跤,开了灯吹灭了蜡烛。张老师拿出辛苦得来的一等奖获奖证书和金灿灿的奖杯,老伴瞄了一眼,也没有鼓励关心的话,便去刷自己的抖音、看朋友圈了。为此张老师很恼火,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觉得特别没有面子,对老伴产生了怨恨和不满。

我劝张老师道:记得报上有文章说,对于老夫妻来说,“迁就,是最高的幸福指数”。也许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有自我空间、自我个性、自我要求、自我的情绪,但是通过几十年的平凡、平庸的生活打磨,我们也失去了轮廓,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我们夫妻的喜好基本上在几十年共同的生活里相互融入其中。所以不是对你太热和太冷,就应该是正常状态。如果我们老了之后,在家庭生活和朋友之间,还过多地谈论谁是对的,追究谁是错的,过多计较谁伤害了谁、谁过分了,这些都完全没有必要,也是心态不成熟的表现。

我记得几十年前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文化的老父老母调解我们夫妻关系时曾

说过的一段话:好夫妻,都在相互装傻、相互装瞎、相互护短,几十年能够护短的,才是真的爱着对方,你说对吗?每当回忆起这一段话,我都会双眼含泪。

听了这些心里面的大实话,张老师终于释然了。

我们退了休、老了以后,回想起两个人一起生活这么多年,还有什么困难是没遇到的?还有什么坎没有过去?猜忌、怀疑,是破坏家庭和谐的炸药包,必须排除。老夫老妻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几十年,爱情慢慢地变成了亲情,两人的性格面貌特征都会发生变化,就像人们常说的夫妻相,这就是经过了时间岁月相爱的力量。老伴懂相守,丈夫懂感恩,才是幸福安康的晚年。就是个人的爱好,有进步,就接受,没有进步,也接受。

我劝张老师说:几十年来,你获得了近百次的大小奖,又何必在乎这么一次?你就不允许人家审美疲劳?万一人家身体正是亚健康的时候?再说岁数大了视力不好,关灯点蜡烛是不安全。还是那句老话,对我们退休的人来说更应该视为座右铭:夫妻同心,黄土变金,家事无对错,只有和不和,“夫妻和”才能家和,“家和”才能万事兴。老夫老妻这个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讲对错的地方。老了以后,老夫老妻更需要相伴、相守,我们都该兑现爱的诺言:相守百年,白头到老,相爱心不变……